

# 真難過

## ——談一個巴利語翻譯問題

高明道

自從博學多聞的南朝沙門僧祐（445-518）編撰了《釋迦譜》以來，熟悉漢字的三寶弟子，即使無緣遍覽大藏，仍可就華文典籍方便認識世尊一生偉業，包括成佛之前以太子之身出遊，城門外先後看到老人、病患、死屍、沙門四人的有名故事。<sup>1</sup>這個故事意義深遠，不過早有學者指出，在巴利語經、律二藏講悉達多太子生平的文字中根本找不到相關記載，只有《長部》第十四經（*Mahāpadānasuttam*）假借古佛 *Vipassī* 之事，陳述基本架構相同的因緣。<sup>2</sup>據此，原本計劃赴王家花園一遊的 *Vipassī* 王子因意外見到路邊長者衰老不堪的模樣，從車夫口中獲知老化是大家無法避免的遭遇，震撼之餘便掉頭回王宮，心情極差，而始終擔心兒子看破紅塵、動念出家的父王也很快詢問車夫，並依其陳述瞭解狀況。這過程重複兩次，先是看到生重病的人，接著是初次目睹亡者遺體，所以經文裡共有六處提到王子陷入負面情緒的一幕。

*Mahāpadānasuttam* 有幾種漢譯本。其中最早的收錄於民國三十三年「江鍊百據日譯重譯、沙門芝峰校證」的《長部經典》<sup>3</sup>，題為《大本經》。其六句相關經文為：（一）「諸比丘，爾時太子，行入內宮，苦而不樂，敗興灰心。以『生為可恥。生於世者，當中有老。』」（二）「大王，爾時太子，行入內宮，苦而不樂，敗興灰心。以『生為可恥。生於世者，當中有老。』」（三）「諸比丘，爾時太子，行入內宮，苦而不樂，敗興灰心。以『生為可恥。生於世者，當中有老，當知有病。』」（四）「大王，爾時太子，行入內宮，苦而不樂，敗興灰心。以『生為可恥。生於世者，當中有老，當知有病。』」（五）「諸比丘，爾時太子，行入內宮，苦而不樂，敗興灰心。以『生為可恥。生於世者，當中有老，當知有病，當知有死。』」（六）「大王，爾時太子，行入內宮，苦而不樂，敗興灰心。以

『生為可恥。生於世者，當中有老，當知有病，當知有死。』」<sup>4</sup>

（一）、（三）、（五）三句屬於釋迦文佛直接向在場的比丘敘述當時情況的描繪，而（二）、（四）、（六）是世尊引述車夫對王的稟告。劇情好懂，不過有些語文上的表達——例如「……。以『生為可恥。……』」——跟華語習慣落差甚大，讀者不易掌握到底要說什麼。民國八十二至八十四年間，有部完整的《長部》譯本問世，亦即同樣受日譯影響的高雄元亨寺本。《大本經》見其《長部經典·一》，為通妙所譯，而拙文關心的文句<sup>5</sup>作：「諸比丘！其時，毗婆尸太子於內宮，心憂、苦不樂，而思惟：『生者，實可厭惡！於生者則老現。』」「大王！爾時，毗婆尸太子於內宮，心憂、苦不樂，而思惟：『生者，實可厭惡，於生者則老現。』」……「諸比丘！爾時，毗婆尸太子於內宮，心憂、苦不樂，而思惟：『生者，實可厭惡；生者，則老現、則病現、則死現也。』」「大王！於是，太子於內宮，心憂、苦不樂，而思惟：『生者、實可厭惡；生者，則老現、則病現、則死現也。』」<sup>6</sup>顯然較合乎中文語感。

第三個譯本公布於 [agama.buddhason.org](http://agama.buddhason.org) 的網站，譯者是莊春江，未注明翻譯年代。莊氏大概直接以巴利本為底本，將經題譯成《譬喻大經》，此處特別感興趣的句子乃作：「比丘們！在那裡，內宮的毘婆尸童子來到痛苦的、不快樂的，他悲愁：『先生！出生確實令人厭煩，確實是因為出生者的老必將被了知。』」「陛下！在那裡，內宮的毘婆尸童子來到痛苦的、不快樂的，他悲愁：『先生！出生確實令人厭煩，確實是因為出生者的老必將被了知。』」……「比丘們！在那裡，內宮的毘婆尸童子來到痛苦的、不快樂的，他悲愁：『先生！出生確實令人厭煩，確實是因為出生者的老必將被了知；病必將被了知；死必將被了知。』」「陛下！

在那裡，內宮的毘婆尸童子來到痛苦的、不快樂的，他悲愁：『先生！出生確實令人厭煩，確實是因為出生者的老必將被了知；病必將被了知；死必將被了知。』」<sup>7</sup>就新式標點論，我當然樂意承認這個本子讓讀者感到習慣多了，不過其他地方未必都好懂。例如：從句法和語詞搭配來看，「來到痛苦的、不快樂的，……」感覺頗陌生；就文脈而言，何以突然冒出一個前兩本中見不到影子的「先生！」，簡直令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

剩下的兩種譯本，皆是近兩三年才刊行的。2012年初版的翻譯見於大陸的作品——段晴等譯《長部》。其中的《大本經》為李膺函與段晴合譯，相關句子作：「於是，眾比丘，毗婆尸童子回到後宮，他苦悶，悲傷而思：『哦，謂之生者，真可惡，實因有生而老將必至。』」<sup>8</sup>「大王，毗婆尸童子回到後宮，他苦悶，悲傷而思：『哦，謂之生者，真可惡，實因有生而老將必至。』」……「於是，眾比丘，毗婆尸童子回到後宮，他苦悶，悲傷而思：『哦，謂之生者，真可惡，實因有生而必然有老，必然有病，必然有死。』」<sup>8</sup>「於是，大王，毗婆尸童子回到後宮，他苦悶，悲傷而思：『哦，謂之生者，真可惡，實因有生而必然有老，必然有病，必然有死。』」<sup>8</sup>語文的表現通暢流利，不像去年在臺灣初版的最新譯本——即收錄於廖文燦《長部》（*Suttapīṭake Dīghanikāya*）的《傳記大巨經》——，風格與眾不同，別具一格：「比丘們！剛好在那邊，已去到內宮城的擴大看男孩，有苦、難寫意，徹底消耗『呸!!尊！[你]真正是名叫生，在某處，的確名叫已被生者的老化將被徹底知。』」<sup>8</sup>「天皇！已去到內宮城的那個男孩，有苦、難寫意，徹底消耗『呸!!尊！[你]真正是名叫生，在某處，的確名叫已被生者的老化將被徹底知。』」<sup>8</sup>……「比丘們！剛好在那邊，已去到內宮城的擴大看男孩，有苦、難寫意，徹底消耗『呸!!尊！[你]真正是名叫生，在某處，的確名叫已被生者的老化將被徹底知，病將被徹底知，死將被徹底知。』」<sup>8</sup>「天皇！已去到內宮城的那個男孩，有苦、難寫意，徹底消耗『呸!!尊！[你]真正是名叫生，在某處，的確名叫已被生者的老化將被徹底知，病將被徹底知，死

將被徹底知。』」<sup>9</sup>

同一部巴利典籍，光是其中一兩句，華語譯文就那麼分歧，足以說明可以討論的細節實在很多，諸如「先生！」、「哦」跟「呸!!尊！」的微妙關係等等，然而在此礙於篇幅僅以菩薩的心理反映為範圍。巴利“*tatra sudam bhikkhave vipassī kumāro antepuram gato dukkhī dummano pajjhāyati*”<sup>10</sup>一句中，主題維垣斯伊王子（“*vipassī kumāro*”）<sup>11</sup>就在那機緣之下（“*tatra sudam*”）到了王宮（“*antepuram gato*”），心情顯得十分低落，所謂“*dukkhī dummano pajjhāyati*”。上引五種譯本處理這三個表達情緒的詞，作法不太一樣：江鍊百維持傳統經文四字一句的節奏，說「苦而不樂，敗興灰心」；元亨寺本既調整了順序，也改變了意思，作「心憂、苦不樂，而思惟」；莊春江似乎把“*gato*”連到“*dukkhī dummano*”，說「來到痛苦的、不快樂的，他悲愁」；李、段合譯本簡化之為「他苦悶，悲傷而思」，而廖文燦抉擇用「有苦、難寫意，徹底消耗」。到底那一個譯法比較適當？“*dukkhī dummano ajjhāyati*”三詞在《經藏》並用，除了《長部》第十四經外，另僅見於《增支部·五法篇·汶扎王品》的 *Kosalasuttam*。這部小經裡描述橋薩王波斯匿拜見佛時，愛妻死訊傳來，使他當下萬般傷心，「苦痛、憂愁、落肩、伏面、沈思、困惑而坐」。這是元亨寺本的翻譯<sup>12</sup>，華文另外只有莊春江的「痛苦、難過、垂肩、低頭、鬱悶、無言以對而坐」<sup>13</sup>。對照巴利原文“*rājā pasenadi kosalo dukkhī dummano pattakkhandho adhomukho pajjhāyanto appaṭibhāno nisīdi*”<sup>14</sup>，其中的“*dukkhī dummano ..... pajjhāyanto*”，元亨寺、莊春江分別作「苦痛、憂愁……沈思」、「痛苦、難過……鬱悶」，可見同一譯者或同一翻譯團隊在翻譯不同經典時，用語未必統一。

“*pajjhāyati*”配合“*dukkhī dummano*”的出處只有這幾個，但“*dukkhī dummano*”單獨出現的情形倒較常見，剛提過的《增支部》就有三部小經並用該二詞——《五法篇》中 *Kosalasuttam* 外，尚有《六法篇》的 *Dhammasuttam* 和《八法篇》的 *Gotamīsuttam*。前者中，佛陀開導一個行為偏差的比丘時，提及往昔某王國某尼拘律樹的故事。此樹曾遭帝釋

天毀壞，結果，“atha kho brāhmaṇa dhammika suppatiṭṭhe nigrodharāje adhivatthā devatā dukkhī dummanā assumukhī rudamānā ekamantaṃ atthāsi”<sup>15</sup>，亦即元亨寺、莊春江兩種譯本分別謂：「婆羅門曇彌！其時，住於善住尼拘律樹王之天神而於一邊苦痛、憂愁、流淚，哭泣。」<sup>16</sup>「如法婆羅門！那時，住在善住立榕樹王的天神沮喪、悲傷、淚流滿面、哭泣地在一旁站立。」<sup>17</sup>也就是元亨寺譯法同 *Kosalasuttam*，但莊氏的「沮喪、悲傷」跟 *Kosalasuttam* 的「痛苦、難過」有別。至於 *Gotamīsuttam*，情況正好相反。此經講佛陀的姨母請求世尊准許女性出家，起初被拒絕的著名因緣。每當修飾瞿曇彌屈狀時，經文的用詞 “dukkhī dummanā assumukhī rudamānā” 跟在樹神身上用的一致，不過這次莊氏的譯法和 *Dhammikasuttam* 相同<sup>18</sup>，而元亨寺本卻有變化，第一次作「悲歎苦惱，落淚啼泣」，後面五次則將前兩項倒過來，說「苦惱悲歎」<sup>19</sup>。這也可以跟《律藏》（*Vinayaṭṭakāya*）對照，因其《小品》記載瞿曇彌此故事，巴利用語全同《增支部》<sup>20</sup>，元亨寺譯本則作「苦惱悲嘆，流淚，啼哭」。<sup>21</sup>

《中》、《小》二部的修多羅裡未見 “dukkhī dummana”。《長部》有一例，《增支部》載三例，四例反映兩種語境——一種講菩薩、國王，搭配 “pajjhāyati”；一種指樹神、世尊姨母，和 “assumukhī rudamānā” 一起出現——，似乎對稱分配兩個男生、兩位女性<sup>22</sup>。不過，如果根據這暫時的分析結論加上先入為主的想法斷定「女生比較愛哭」，那就大錯特錯，因為《相應部》的《因緣品》收錄一部小經（*Tissasuttam*），描述一位被其他比丘批評的比丘找佛陀，希望能得到一點安慰，結果，世尊反指那比丘自己不對，並勸勵他一定要克服內心裡忿怒等煩惱。經文說該比丘到來時，便 “upasāṅkamitvā bhagavantam abhivādetvā ekamantaṃ nisīdi dukkhī dummano assūni pavattayamāno”，<sup>23</sup>此句元亨寺本譯作「詣已，禮敬世尊，悲哀而沈默、落淚，坐於一面」<sup>24</sup>，較具特色，而莊春江的「抵達後，向世尊問訊，然後沮喪、悲傷、持續落淚地坐在一旁」<sup>25</sup>跟 *Dhammika*、*Gotamī*、*Tissa* 等經用語一致。總而言之，聲聞契經上，哭顯

然不是女生的專利。

回到 “dukkhī dummano”。巴利《經藏》（*Suttapiṭako*）最多的例子其實集中在《相應部·具偈品》（*Samyuttanikāye Sagāthāvaggo*），即《魔相應》第四（*Mārasamyuttam*）裡十三經<sup>26</sup>以及《比丘尼相應》第五（*Bhikkhunīsamyuttam*）中十經。共計二十三個明文記載的小經，相關敘述模式一致：有魔企圖透過各種化現、說詞等來擾亂佛或佛弟子的心，但因每次被看破，各經一律以 “atha kho māro pāpimā jānāti maṃ [……]ti dukkhī dummano tatthevantaradhāyīti” 為結局。除開這完整的表達，《魔相應》另有簡略的 “atha kho māro pe tatthevantaradhāyīti” 見於八個小經。<sup>27</sup>廣略兩種紀錄方式，在漢譯本中的表達措施不同。年代無法確定的莊春江譯本，不是說：「那時，魔波旬：『〔……〕知道我。』沮喪、悲傷，就在那裡消失了。」就是作：「那時，魔……（中略）就在那裡消失了。」非常整齊。<sup>28</sup>同樣整齊的是黃慧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文學系民國九〇年的碩士論文《〈相應部·魔相應〉譯註與研究》。廣文用：「時惡魔波旬作是念：〔……〕已知我。（於是）內懷憂苦，即沒不現。」簡略作：「時惡魔波旬……乃至……內懷憂苦，即沒不現。」<sup>29</sup>和以上兩種格式化翻譯相比，力求變化的元亨寺譯本顯得極其特殊。廣句最完整的譯法見於《魔相應》第一小經——或講得較具體《魔相應》第一品第一小經，因為《魔相應》分成三品。其中第一、第二兩品內各有十小經，第三品只有五個小經。在此，小經用流水編碼。那麼，第一小經的措辭是：「爾時，惡魔波旬苦惱而曰：『〔……〕已知我。』即萎身隱於彼處。」第二小經把「爾時」簡化為「時」，將「彼」改成「其」。第六小經作：「時，惡魔波旬：『〔……〕已知我。』即形體沒其處。」最後一句，第八小經改為「形體即沒於其處」。此品最後一經以及第二品第一小經——即第十、第十一二小經——又恢復較複雜的陳述方式。前說：「時，惡魔波旬苦惱以：『〔……〕已知我。』而萎身隱沒於其處。」後者相同，只是把末句調整為「而萎身沒形於其處」。第十二小經進一步將「而」略去，但到了第十三小經，用語量又上升，最後一句換作「而萎身

隱形沒於其處」。此品最後一經（第二十小經）跟第十三一致，只是少了「而」，作：「時，惡魔波旬苦惱以：『〔……〕已知我。』」萎身隱形沒於其處。」而《魔相應》廣文剩下的唯一例（第二十二小經），末句譯成「萎身隱沒於其處」。至於略句的狀況，則是首次出現處（第三小經）作：「時，惡魔波旬……乃至……苦惱萎身於彼處。」接著，第四小經用：「時，惡魔波旬……乃至……形體沒於其處。」第九小經將末句的「形體」刪除，而第十四小經字數又恢復作「隱形沒於其處」。第十五到第十九這五個小經跟第十四小經措詞無別，在此經群裡顯得用語格外呆板。至於第五、第七兩小經，譯文省略。足見，《魔相應》的語文表達整體相當活潑，譯者認真設法避免讀者因經文再三重覆而感到單調乏味。這樣的努力，在《比丘尼相應》同文翻譯上比較不明顯。第一小經的「時，惡魔波旬苦惱以『〔……〕已知我。』」萎身隱沒其身形。」跟第二小經的「時，惡魔波旬苦惱以：『〔……〕已知我。』」萎身隱沒其身形。」差異在冒號的有無而已。第三小經把末句替換作「萎身，隱沒其身形」，也只是差一個逗號。第四至第六三個小經均同第二。到了第七小經，便換簡文格式：「時，惡魔波旬……乃至……苦惱萎身，隱沒其身形。」第八小經，省略其中「苦惱萎身」，而最後兩經回到廣文，並採取第二小經的譯法。<sup>30</sup>在「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宗教與文化研究室』原始佛教讀書會」上曾研讀元亨寺本《相應部》，留下筆錄，十分有趣。與會學者談及拙文關心的文句，「以」和「萎身隱沒其身形」也曾受質疑<sup>31</sup>，但因該讀書會討論較正式的成果，即蔡奇林大作《〈漢譯南傳大藏經〉譯文問題舉示·評析——兼為巴利三藏的新譯催生》<sup>32</sup>並未觸及這個部分，在此也就不予進一步探討，只是有點感慨，主觀認為可惜當時未採取較全面的立場，從較寬廣的視角把翻譯技巧納入關懷，頗為可惜。

綜合巴利經藏“*dukkhī dummana*”兼用的狀況，據上文初步考察，可析出三個範疇。最頻繁的例子配合“*tatthevantaradhāyi*”。這「就在眼前消失不見」不是隨便誰都做得到的：與“*dukkhī dummana*”並用時，一律是魔，而他處似乎盡是天神（如

“*cattāro mahārājā*”）、神明（“*devatā*”）或其他厲害的非人道眾生（如“*yakkhā*”）。後者情景、氣氛皆屬正面，唯獨魔陷入“*dukkhī dummana*”。這兩個詞，只有莊氏分開翻譯，說「沮喪、悲傷」，元亨寺本的「苦惱」與黃氏的「內懷憂苦」，合併剩下一個概念。傳統《注》、《疏》此處未加說明，不過黃氏「憂」字後有個注解說：「P.T.S 版的巴利原文作 *dummano*（參見 Sn.4.1.1, p. 103），但不論是在《水》或在《雲》皆查不到此字，英、日譯皆譯為憂愁。筆者以為此字乃 *du+√man* 而來。*du=**dur-*，是接頭詞，有『惡』的意思，*man* 有『想』的意思，合起來解作『憂愁』。（參見《水》，頁 127）」<sup>33</sup>令人不解的是：儘管巴日詞典不載“*dummana*”<sup>34</sup>，黃氏參考<sup>35</sup>的巴利聖典學會巴英詞典明明有，用“*depressed in mind, sad or sick at heart*”來釋義<sup>36</sup>，不過就翻譯技術論，看得出黃氏譯本的「（內懷）憂苦」是將“*dukkhī dummana*”倒過來產生的，只不過從華文語感來看，「憂苦」代表一個概念，換句話說，如此翻，有些語義就犧牲了。這實無必要。難道“*atha kho māro pāpimā jānāti maṃ [……]ti dukkhī dummano tatthevantaradhāyīti*”不能翻作：「那時惡魔發現：『我被……識破了！』即備感苦悶，心情超差<sup>37</sup>，當場就消失不見。」

第二多的“*dukkhī dummana*”例描述一個有情由某種因緣變得很難過，心情反映到生理，導致他淚水洗面。*Dhammikasuttaṃ* 裡的樹神看到自己的家被毀壞，*Gotamisuttaṃ* 的世尊姨母未能如願，遭佛拒絕，*Tissasuttaṃ* 的蒂撒比丘自以為備受委屈，不管是站在一旁，坐在一邊，還是離去等等，一律是哭著的（“*assumukhī rudamānā/assūni pavat-tayamāno*）。這樣的上下文，“*dukkhī dummana*”該如何翻？莊氏貫徹他的「沮喪、悲傷」，大體還不錯，不過蒂撒比丘的問題是他自己惹的禍，用「悲傷」好像不太貼切。元亨寺本則變化多端，有「苦痛、憂愁」、「悲歎苦惱」、「苦惱悲歎」、「悲哀而沈默」等四式出籠。其中最難以瞭解的是「沈默」。至於「苦痛」，現在語言基本上當名詞用，而「悲歎」的重點在嘆氣，不在心理狀態。總之，多少有些不甚理想的地方。

*Tissasuttam* 的《注》中說 “dummana” 的意思是「內心生起了苦悶憂鬱的感受」（“dummanoti uppannadomanas-so”），所以這三部小經裡的 “dukkhī dummana” 或可譯作「心生苦悶，悵鬱惆悵」。

第三個範疇例子最少，也是最難掌握的，就像《長部》*Mahāpadāna-suttam* 的 “dukkhī dummano pajjhāyati”，譯文有（一）廖文燦的「有苦、難寫意，徹底消耗」、（二）江鍊百的「苦而不樂，敗興灰心」與莊春江的「來到痛苦的、不快樂的，他悲愁」以及（三）元亨寺本的「心憂、苦不樂，而思惟」和李膺函、段晴合譯的「他苦悶，悲傷而思」。廖氏所謂「有苦」是短句（如「有苦難言」），不是語詞；「難寫意」的「寫意」若是要讀兩個四聲，恐怕是方言詞。至於「徹底消耗」，單從字面殊難理解，不過廖氏也並不是隨隨便便選了這四個字，畢竟巴英詞典裡 “pajjhāyati” 這動詞含 “to waste” 義<sup>38</sup>，所以該譯語的構詞尚有規則可循——「徹底」指 “pa-”，而「消耗」翻 “-jhāyati”。然而不可諱言，此譯法仍脫離不了任意之嫌，因為等於梵語 “kṣāyati” 的巴利語詞 “jhāyati” 本意為 “to burn, to be on fire”，“to be consumed, to waste away” 是其引申義<sup>39</sup>。既然願意採納引申義，為何不用 “pajjhāyati” 的引申義 “to be consumed or overcome with grief, disappointment or remorse”？難道這個意思跟 “dukkhī dummano” 不相應嗎？江、莊二氏的「敗興灰心」跟「悲愁」倒是從這個角度著手解讀經文。不過這並不是唯一可思考的方向。巴利語另有一個長得一模一樣、但等同梵語 “dhāyati” 的 “jhāyati”，意即 “to meditate, contemplate, think upon, brood over”。<sup>40</sup>從它衍生的 “pajjhāyati” 表示 “to ponder over”<sup>41</sup>，無疑是元亨寺本「思惟」及李、段合譯「思」靈感的來源。這也可以參考 *Kosalasuttam* 上波斯匿王痛失愛妻時，即 “dukkhī dummano ..... pajjhāyanto”，元亨寺本說「苦痛、憂愁……沈思」，而莊春江譯之為「痛苦、難過……鬱悶」，基本的理解跟 *Mahāpadānasuttam* 譯本相同。針對此歧義，巴利傳統的注釋資料提供線索：*Kosalasuttam* 的《注》中說 “pajjhāyantoti cintayanto”，也就是 “paj-

jhāyanto” 這個現代分詞「思索著」，而且《律藏·經分別》描繪一個犯大戒的比丘 “dukkhī dummano vippaṭṭi-sārī pajjhāyi” 句，《注》同樣說該動詞指「他因懊惱後悔像一頭斷了肩膀的驢子重複又重複想著這件事」（“pajjhāyīti vippaṭṭisāravasena vahachinno viya gadrabho taṃ taṃ cintayī”）。可見 “pajjhāyati” 要表達的意思是當事人想不開，有個念頭籠罩思緒，無從擺脫，始終盤繞腦海裡。這種心境跟冷靜的思惟大大不同，而用以形容初次見識到老、病、死的 Vipassī 王子或斷弦慟絕的波斯匿王，倒頗妥貼。在他們身上，“dukkhī dummano” 大概指「內心痛苦，萎靡不振」吧！

1. 此處，《釋迦譜》（見 T 50.2040.21 b 21-23 c 8）引《因果經》，就是後來藏經標為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的《過去現在因果經》（見 T 3.189.629 c 15-632 a 14）。有趣的是，唐「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詔譯」的《方廣大莊嚴經》也大量參考了這整段經文（見 T 3.187.570 a 1-571 a 28）。
2. 參 Bhikkhu Ñāṇamoli,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s it Appears in the Pali Canon, the Oldest Authentic Record*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78) 第 8 頁。
3. 上個世紀，此譯本曾被編入三種不同叢書：四〇年代先收錄《普慧藏》（參李夫華、何梅合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出版社，2003〕第 555 頁），八〇年代初放進臺北佛教出版社編《佛教大藏經·續藏》第一輯第一冊（參邱敏捷《印順導師佛教著作及其對台灣佛教出版界之影響》〔《佛教圖書館館訊》第二十期（民國 88 年 12 月）第 12 頁第 17 注〕，最後於 1985 年成為藍吉富主編《大藏經補編》第六冊的一部分（參蔡奇林《巴利學引論：早期印度佛典語言與佛教文獻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第 65 頁第 78 注）。
4. 見江鍊百譯、芝峰校證《長部經典》（汐止，慈善精舍，2010 年）第 193-196 頁。
5. 老、病、死依序陳述，格式統一。為節省篇幅、往下諸例均跳過有關病人的（三）、（四）兩句。
6. 見《漢譯南傳大藏經·長部經典·一》（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第 292-298 頁。

7. 見《長部 14 經》(<<http://agama.buddhason.org/DN/DN14.htm>> , 28.6.20 14)。
8. 見段晴等譯《長部》(《北大—法勝巴利佛典》《漢譯巴利三藏·經藏》，上海，中西書局，2012)第 190-193 頁。
9. 見廖文燦譯《長部》(*Suttapiṭake Dīghanikāya*) (《巴利語經藏叢書 1》)(雲林，吉祥出版社，2013)第 396-401 頁。全形、半形的標點符號，均以原書為標準。
10. 見 *Dīghanikāye Mahāvagge Mahāpādānasuttam*。拙文引用巴利原典，除非特加說明，不然均出 *Chaṭṭha Saṅgāyana Tipitaka Version 4.0*。
11. 對等於巴利語“Vipassī”的人名，傳統音譯多為「毘婆尸」，而新近有「維巴西」一式流行起來，試圖為巴利發音提供正確的譯音。當然，就巴利的語音說，後者較準，不過還是它不圓滿的地方，因為巴利語並沒有「ㄊ」這個清舌面擦音，只有清舌尖擦音「ㄌ」，加上“pas”是短音，用一聲的「巴」不大貼切，所以在此嘗試用「維堪斯伊」來。
12. 見郭哲彰譯《漢譯南傳大藏經·增支部經典·三》(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第 71 頁。
13. 見 *AN 5.49*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0909.htm>>, 2.7.2014)。
14. 見 *Anguttaranikāye Pañcakanipāte Paṭhamapaṇṇāsake Muṇḍarājavagge Kosalasuttam*。
15. 見 *Anguttaranikāye Chakkaniṭṭhapaṭhamapaṇṇāsake Dhammikavagge Dhammikasuttam*。
16. 見郭哲彰譯《漢譯南傳大藏經·增支部經典·四》第 103 頁。
17. 見《中阿含 130 經》(<<http://agama.buddhason.org/MA/MA130.htm>>, 2.7.2014)。
18. 見 *AN 8.51* (<<http://agama.buddhason.org/AN/AN1408.htm>>, 2.7.2014)。
19. 見郭哲彰譯《漢譯南傳大藏經·增支部經典·五》第 169-170 頁。
20. 見 *Vinayaṭṭhake Cūlavagge Bhikkhunikhandhake Paṭhamabhāṇavāre Mahāpajāpatigotamīvattu*。
21. 見通妙譯《漢譯南傳大藏經·律藏四·小品》(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第 339-340 頁。
22. 當然，樹神到底是男是女或許沒有那麼明確，不過從語法角度來看“devatā”一詞，它是陰性的名詞絕沒有問題。
23. 見 *Samyuttanikāye Nidānavagge Bhikkhusamyutte Tissasuttam*。
24. 見雲庵譯《漢譯南傳大藏經·相應部經典·二》(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民國八十二年)第 360 頁。
25. 見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515.htm>>, 4.7.2014。
26. 其中第五的 *Dutiyamārapāsasuttam* 跟 *Vinayaṭṭhake Mahāvagge Mahākhandhake Mārakathā* 大體無別。
27. 《比丘尼相應》共十小經，均用全句，而《魔相應》二十五經間，用全句的有 1-2、6、8、10-15、18、20、22 等十三經，用簡略的有 3-5、7、9、16-17、19 等八小經，沒有任何相關記載的有 21、23-25 等四小經。
28. 前者如 *SN.4.1*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137.htm>>, 4.7.2014) 等，後者如 *SN.4.3* (<<http://agama.buddhason.org/SN/SN0139.htm>>, 4.7.2014) 等。
29. 見黃慧禎《〈相應部·魔相應〉譯註與研究》(臺北，2001)第三至五章。譯文固然一致，但別有些狀況：看來屬廣文例的 14、15、18 三經，作者不僅把它說成略文例，其中第 15 經，巴利語部分有，譯文卻缺。此外，第 16 經譯文全，而巴利語前半缺。
30. 見通妙譯《漢譯南傳大藏經·相應部經典·一》(民國八十二年)第 180-202、219-229 頁。
31. 參「主講人：釋智學(王翠玲)」《相應部選讀·第五單元：比丘尼相應·2003/5/17》(<[www.ncku.edu.tw/~chinese/zon/05.doc](http://www.ncku.edu.tw/~chinese/zon/05.doc)>, 3.7.2014)
32. 該文收錄於蔡氏上引書第 167-249 頁。
33. 見黃氏上引書第 12 頁第 36 注。所謂「《水》」、「《雲》」，分別指水野弘元和雲井昭善編纂的巴日詞典。1989 年版
34. 水野氏詞典 2004 年修訂版有，第 157 頁說是「不快意」義。
35. 參黃氏上引書《略語略符表》第 ii 頁。
36. 見 T. W. Rhys Davids and William Stede, *Pali-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21) 第 521a 頁。
37. 說「心情(-mana)極差(dum-)」自是較典雅，不過通俗的「超」搭配「差」還產生頭韻的聲響效果。
38. 見 Rhys Davids、Stede 上引書第 387 頁。
39. 同上，第 287b 頁。
40. 同上，第 287a 頁。
41. 見 Buddhadatta Mahāthera, *Concise Pali-English Dictionary* (reprint edn, Delhi: Motilal Barna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94) 第 154a 頁。